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行狀

程伯淳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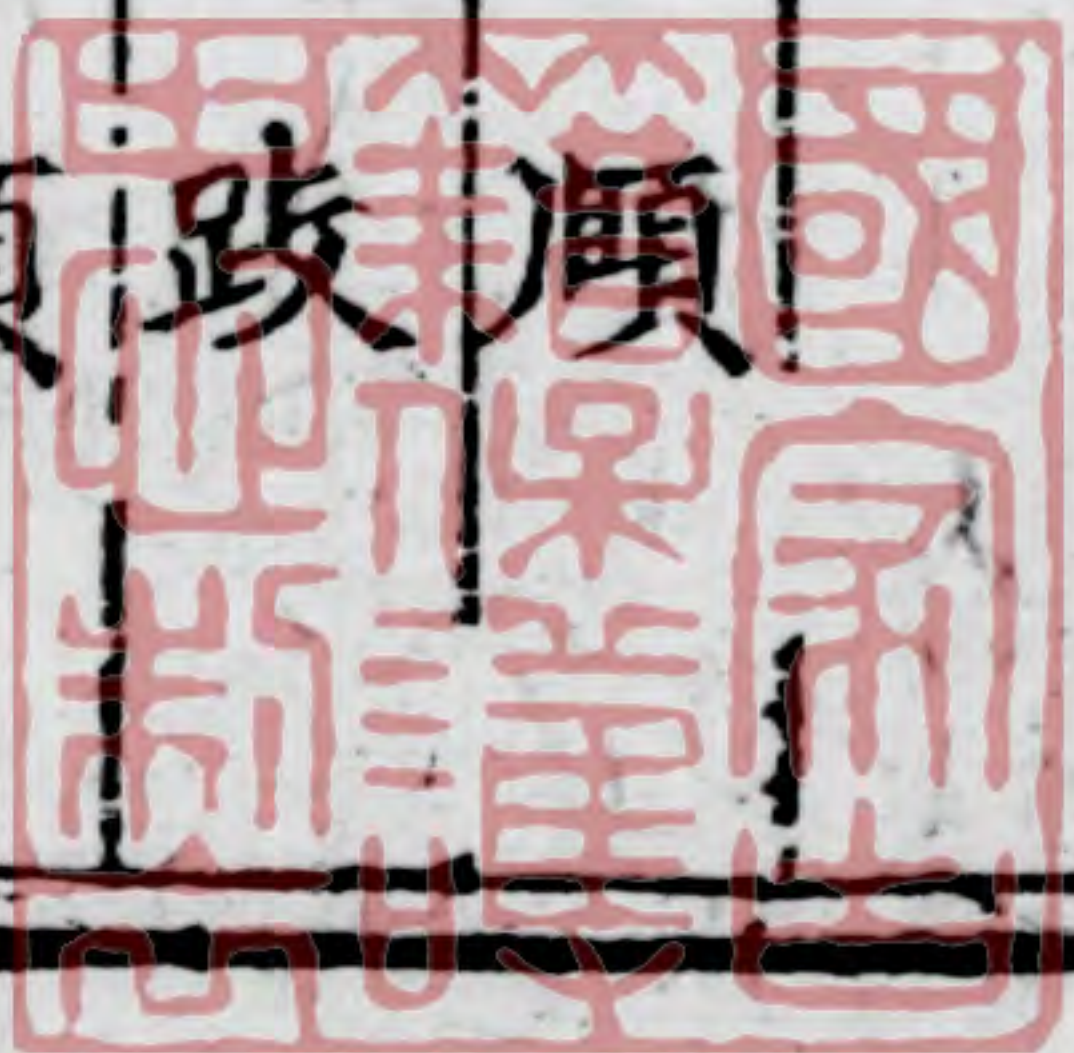
田明之行狀

程伯淳行狀

程

劉

程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寧縣君崔氏祖適皇贈開
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
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
氏其先日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
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 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
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
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叙墜後數

日方來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叙人皆驚異數歲
誦詩書彙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
人見者無不受重而所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
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
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今
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
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
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矣即遍天下
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
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
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
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性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

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羨舍
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先生治役
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
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暮以避親
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
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
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
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
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此
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剽邑訴訟日不下
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
遂簡江南稻田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提大決計非萬千一人不

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
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
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小曰
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
給券乃得食北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
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
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
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遺也請盡
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其
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
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

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感其始至邑見人持竿
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
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
如此再朞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
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
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癯殘
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
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
讀教首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如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
聚而教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疆盜及鬪
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

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
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
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小曰
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
給券乃得食北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
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
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有心於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
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遺也請盡
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
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
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

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感其始至邑見人持竿
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
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
如此再暮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
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
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
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
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
讀教首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如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
聚而教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疆盜及鬪
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

誠有之必甚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此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為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死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毋死者憚於遠致投諸烈火

愚俗視傲先生之教遂廢諸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此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求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于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節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 陛下柰何輕天下上 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

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
功利神宗始疑其巧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
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
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
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責祠部牒差
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貴
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
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而言
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
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
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
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

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
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
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
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
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蓋前後以十數河清
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
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
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
將入城衆官視相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
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
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
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

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材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吳相去百理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材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卒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綬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提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爾知曹材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納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材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霽恩先生

曰吾罪條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榜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巧遷秩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盡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功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疆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疆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後

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
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民
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生先為約前料獲免者今
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
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
罪而 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其貴
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
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
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
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
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
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

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
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
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
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
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
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
獲為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目經官制改除奉議即朝廷遣官括
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徃徃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謂邑已
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
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
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
而不知日增租棄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本厚之道其人感

劾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待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釋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為特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胃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

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廢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感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自溺天下

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
蒸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
諸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拆精微稍見於世者之所傳爾先
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郡飲於
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
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
關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
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感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
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具顧
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
政治惡以寬處煩而俗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
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其難而先生為

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
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
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
可及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奉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
年卒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文適假承務
郎朱純之十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茔謹書家世行業及
歷管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田明之行狀

劉 跋

曾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
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
丘家世儒者明之蚤孤游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
為弟子勤篤好問先生稱之娶尹師曾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

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次以鄉薦不中第嘆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 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溫靖公固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明之曰老矣不任為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即其家廷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為州教授特詔從其請居頃之河陽學官以熈求對易命既下故王公巖叟時守鄭奏謂述古以處士起今新進後生援例徒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听終任未幾除太學正改宣德郎充廣觀北宅教授秩滿貧不能久留調簽書通利軍判官事轉通直郎 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溫萬石明之為人淳靜簡易不為表襮曾中坦無留闕與人交傾盡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

能奪於書無不闕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迺其素所與中重複熟造其深旨餘不甚錯意也邵先生二程先生皆居洛陽明之從之游司馬溫公居相鄰因徒步造門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翰林祖禹以編修資治通鑑日肯溫公溫公多召明之與之俱邵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顯人門無雜賓而明之獨以白士羈旅預其間合堂同席相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以是敬愛之晚歲篤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夫歷歷別白常稱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不知妙在日用因自為註邪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廢卷與賓客言不事劇談惟論易則亶亶不卷日暮客欲去而明之談益勝意益精明之所著書未就客欲索其書上之朝明之遂不肯出友人張雲卿以累舉恩當釋褐貧欲母行明之出錢為助鄉人爭之乃得去既去其妻與子俱病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八
行狀
竟使家無一錢明之日往護視又辨喪事事竟然後歸昌王薨
假此宅教授官氏撰次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明之曰他人為
文而我受其賜無是也使者屢及門終不受通利並河一夕暴漲
守將遽調急夫明之爭曰曷不視水勢今雖漲而平此將殺也吾
民不可徒擾已而果無事當官不苟亦不為已甚居家廉儉衣不
兼食不屬裕如也樂道自信以是終身為嗚呼可謂吉德君子也
夫將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葬于某所之原晉陵鄒浩以明之語
謂劉某曰我無稱於時然賢公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晚乃得二
人焉尚何恨獨謂吾子與浩耳今某葬也其能無言邪其許諾居
亡何其孤自洛抵汶上持治命來赴果以文為請某外祖母尹夫
人魯郡著姓與河南之尹宗族也故於明之有葭葦之好官於鄒
又嘗同僚蓋知之詳熟於其來請謹叙次爵里伐閱及其學行大

略以告鄒子為之銘庶幾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自致焉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墓誌

吳王李煜墓誌銘

穆夫人墓誌銘

徐文質墓誌銘

种世衡墓誌銘

范純臣墓誌銘

吳王李煜墓誌銘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
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
飾瓌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
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干唐祖文宗武世有顯

徐

柳

穆

范

富

徐

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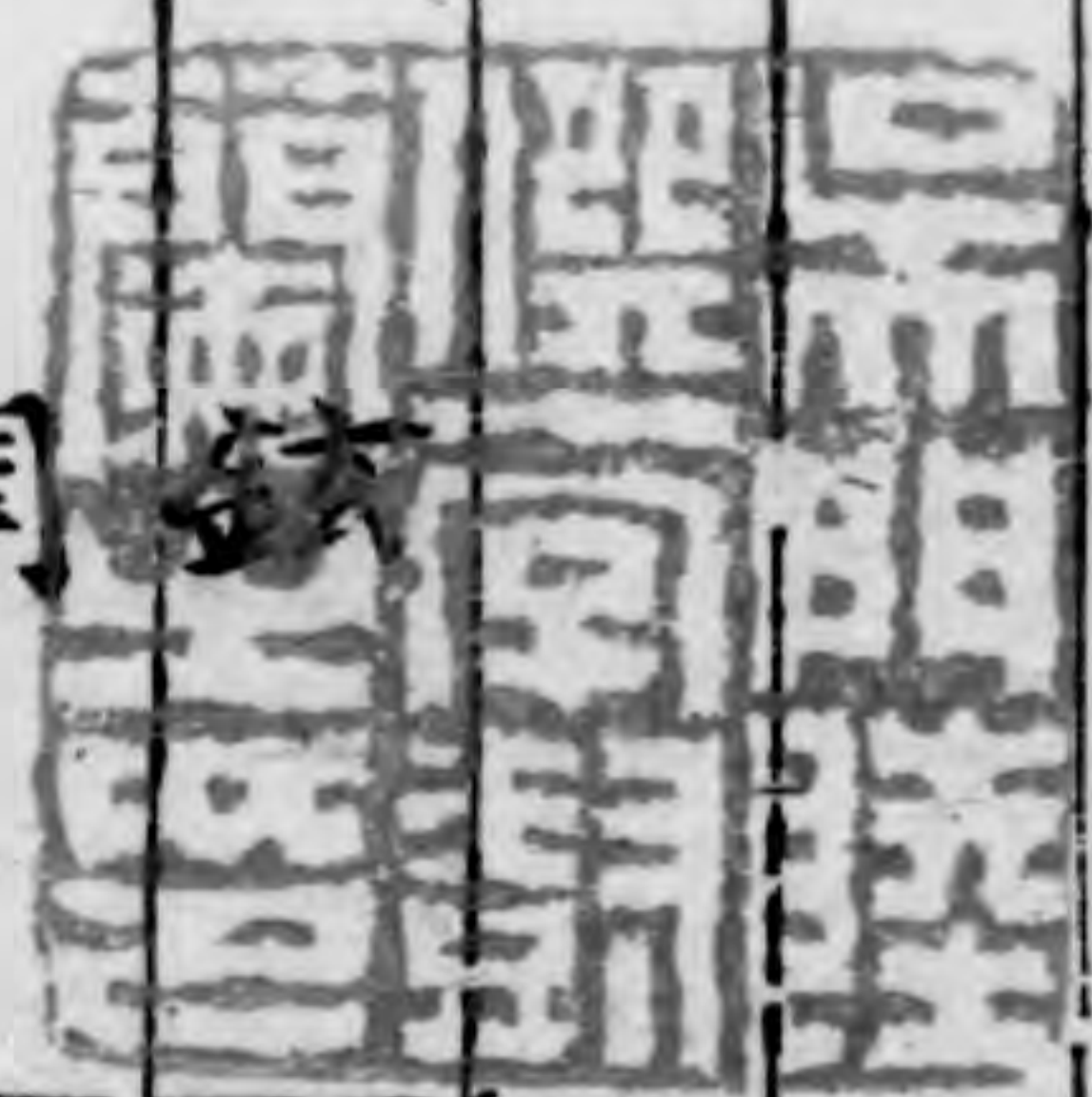
開

脩

仲淹

弼

鉉



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
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燿燿之烈載光舊典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
宋將啓玄貺冥符有周開先 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
我舊邦祗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
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鄴存紀
侯之國魯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
志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者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
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
無虛月祗奉百役知無不為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
怠於周防西隣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感乞火無里婦之
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 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為懷錄
勤王之前劾厥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為通侯待遇如初寵錫

斯厚 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
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
方將度越等彞登崇名數嗚呼閔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
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 皇上撫几
輿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
追封吳王命中使泣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
葬于河南府其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勲舊之族
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閭則子左千牛衛
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
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
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為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
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

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妄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
意審風俗淳簿之原為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
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孤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
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貴人之
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
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畧不城近功偃王躬仁義之
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
瞻上陽之宮闕望此邨之雲樹旁寂寂兮迥野下冥兮長長暮寄
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鑑九德錫我唐祚絲絲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
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
靡俟先天不違惟潘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污隆時有險易蠅止于

棘虎遊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覩亦見
乃侯乃公沐浴玄澤狎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
極化窮舊國疏封什啓室人其心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
玉質黜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徘徊驅素亂兮遲遲即遂路
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
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嫂夫人墓誌銘

柳開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卒叔母嫂年二十有七娶君四十五
年歲已丑五月歿於家後七年葬叔父墓中唐李我先人塋館陶
縣北三十里周廣順中始葬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馮粒
開近歲連上書天子哀之賜錢三十萬使葬先臣之屬得華州進
士王煥襄其事煥義者也恭恪弗懈成開之心柳官姓為地法利

坤良自叔父墓東下十七步我皇考之墓又東下仲父諱承昭之墓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叔父諱承陟之墓步悉如九數叔陵無嗣以季父諱承遠之墓同域焉故昭義君節度推官閔叔母長子也閔叔父卒始生次子也趙氏故婦女也次病廢老於室開為兒時見我烈考治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常先開與閔我母萬年君愛猶已勤勤儲儲常懼有闕乃叔母至老我二兄至成人不類諸孤兒寡婦月旦望諸叔母拜堂下畢即曰上手抵面聽奉我皇考誠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其姪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若等寧是乎退即惴惴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語為不孝事抵開輦頽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君子正已直其言居

上其善也家國治為小人狂已私為言上不善也家國亂為旨哉君子也銘曰昔我叔之去世兮垂嚴誠之深辭旨稷母而告云兮惟夫婦之有儀伊生死之孰免兮於貞節而勿虧代厚養以多屬兮家復貴而偶時寧不完於安佚兮胡適彼而士斯介如石之克鮮兮衆猶草之離離母血涕以奉教兮哀心以自持畢考命之惇孤兮終天地而弗移噫噫過此兮母曷為知

徐文質墓誌銘

稷脩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即殯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述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

矣此是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感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火至
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
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慶中其先祖
父嘗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
太原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至京師遂家焉
自是得遊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
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
次子文蔚少卒獨君為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
由君而下始為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畝能而節損以
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君久而皆為富室矧其宿有齊
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
益為之善守者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建故事後親彌

盡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龜符有
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疆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
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慶吊大事不出門如此者
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
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有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
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
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
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
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
有數舉無越斯未代不然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
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
民亦鮮矣

种世衡墓誌銘

范

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
經略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
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
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乃
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
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
之舊有是三利 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瞻勇過人雖俯逼戎
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
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并矣君曰過石
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
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耳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

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
堡障患無泉者悉效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
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
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
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
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青
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常濟河為患君屢
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
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
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聞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
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予專視士卒之疾調其
湯餌常戒以營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材承旨王公堯

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
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署本路糧草遷洛北副使慶曆
二年春子按巡環州患屬羗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為
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
繒練以悅其意又來忠順者增銀帶馬絃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
立約束而俾之導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為
變時青澗既完人可猶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
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
羗羗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 朝廷始如其
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火要在屬羗難制懼合夏戎為暴發之
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
乃周行境內入屬羗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效訛

者屈疆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語朝
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羗兇詐嘗與高使
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永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羗樹信其
可失諾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
來方坦卧帳中已至感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
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
自是屬羗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為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
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
僭受為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服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勝袍帶
由是屬羗無復敢戢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
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師葛懷敏定川之敗
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番漢兵往扼郿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

即時而赴羗兵從者數千人羗羗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羗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絲是緣邊諸城徻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羗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 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城城康奴三種居羗羗之大素號疆梗在原為孽寢及于環撫之振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 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階于細霁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人虜中以計欵之兵

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薨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諱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以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 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 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涇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主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

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
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
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隨齊其力故功
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
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于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
納蒙正大怒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為之助獄成流竇
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
閣直學士李公絃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推酷又禮部尚書宋
公綬工部侍郎狄公采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
兆軍資庫以同鄉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邠州因從軍延
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
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茲官能摘惡施民青澗與環人比畫君

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鬻菑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
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詒文雅純
篤養志不任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日診試將作監主簿日詠同州
澄城尉日諮郊社齊即日諤三班奉職皆有立訢記詎三子尚幼
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
伍牢籠羗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謀者入虜
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擢兵用事二三人謀者還言其謀得行會君
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續不顯銘曰

嗚呼神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選
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入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
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范純佑墓誌銘

富弼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僕再舉進士來
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聞或造其門目公傍一童子方十歲許神
重氣遠如老成人僕竊詢焉即公之長子也已能誦詩禮及讀諸
書為文章籍籍有可稱者所與遊皆一時之後時天下庠序未甚
興公典姑蘇首建郡學聘安定胡瑗為先生瑗條立學規良密生
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之君尚未寇輒白于庭入學齒諸生之末
盡行其規約久之人皆隨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為諸郡倡寶
元中西戎叛一方盡驚公連易關陝官皆不出兵間君侍行日與
將卒錯處鈞微適隱悉得其良驚由是公任人無失而屢有中公
師環慶也議城馬鋪寨寨偏賊境賊懼城成而扼其衝故常寇撓
之使我不得城君率兵馳據其地賊衆大至且戰且督役數日而
成一路時以安人又知君材武有足嘉者後公以讒罷知政事君

亦遂巡於仕進間從公之鄧暴得疾昏不省事廢卧許昌僕守淮
西過其家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僕之來公耶私耶僕曰公曰
公則可噫人一有疾已不能自顧其形骸奚暇他卹如君病昏身
已棄而尚不忘公忠豈非根乎至性第昏於事而性終不昧耶茲
尤異於人可貴重而不可學者病十九年卒于襄邑弟純仁之官
舍年四十九君英悞天徒尚節行事父母盡孝養未嘗去左右文
正愛之甚日夕以講求道義為樂亦不欲其遠去君雖文學自富
固不肯應鄉里舉不得已以蔭授守將作監主簿亦慙為跂下司
竹監非其好也即解去使君壽且不病得施其所有於時良能美
業其少諸君名純佑字天成娶長葛李氏一男正臣守太常寺大
祝一女嫁故人子進士元没早亡純仁謀歸葬河南萬安山先壟
之訓行有日走京師來乞銘僕已銘其父今又銘其子悲夫銘曰

宋文鑑卷之三十九
墓誌類
君之才之賢宜有祿有年一命而晝不復遷病十九年不復痊今其云亡報已騫英名不隱兮何足嘆

大宋文鑑卷之一百三十九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

墓誌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脩

黃夢昇墓誌銘

歐陽脩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脩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脩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脩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脩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脩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脩

先生諱復字名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秦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

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平愈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
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卜士久矣今
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
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
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
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迪是始識師弟子之
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
為學宮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
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起召
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迺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
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
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慶州商稅徙泗洲又徙知河南府

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
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
直講君三歲以嘉祐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
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大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
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
相與吊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
盧泉鄉之比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
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
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
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
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歿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眾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

雜為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群往往止燎以膏薪有
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
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脩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
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求樂以家貲賑
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猶以文章氣自豪
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
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
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丞與主簿
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調夷陵令
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切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酒以

夜醉起舞歌呼大噉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
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
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韓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
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
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
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
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
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
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亦不得志死于南陽
夢升諱注以實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
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
其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

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大其尼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
雨雹忽止閭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
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容徒為
夢升而悲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 脩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
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義論或名
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
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
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
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邊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

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弟為絳
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郃武軍判官舉書判技卒遷山
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主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
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銜史不肯言師魯上書
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
除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高懷敏奏起
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猶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
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
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落與
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
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無事時獨喜論兵為
燕息成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

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居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

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脩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君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 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

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太廟齋郎調榮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皆一時賢後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

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文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已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乎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執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言被能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顯擗荒孰問兮香難知嗟

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
不昭昭其永垂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脩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目城東汴陽坊明日朝
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
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
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
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
月某日其孤曾載其柩南歸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其所聖俞字
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
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
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

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談久
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為益老以勁其應於
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侘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
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
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心可謂君子者也
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
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
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
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訶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裕
于大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
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
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監稅簽

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
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
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
仕父諱某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東氏又
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
增曰墀曰垸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
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集孫子十三
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難不獲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
越渾鏗衆聽以驚以場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 脩

祖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祖徠魯東山而先
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
祖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
曰祖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
眈眈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
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
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
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
然而小人先嬖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感不變曰
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死卒而姦人有請以
竒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
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

宋文鑑卷百四十一 身言類
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
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
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
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祖徠之下葬其五世未
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
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
所以求治之意甚銳生先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
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
孫明復曰予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
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開居祖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
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
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其集者若十卷曰其集者若十卷其斥

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
官文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
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
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
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
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
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為世驚衆人或笑之則
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衣其
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
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祖徠以
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
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

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所于某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社默徐道等來告曰諒焯焯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天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意子雖毀其何傷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脩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

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聞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其贈尚書職方貢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煥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知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

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
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順刻數千言其縱橫
七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忘也
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
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為上其書召試紫微
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
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脩禮
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
年四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
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
曰景早卒試今為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
若干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

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
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某年某月某日
而葬于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免成常歎曰
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
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
明允可謂不亡

大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一

墓誌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脩

張晦之墓誌銘

宋祁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葛源墓誌銘

王安石

蘇安世墓誌銘

王安石

許平墓誌銘

王安石

陳比部墓誌銘

王安石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趙師旦墓誌銘

王安石

南陽郡君墓誌銘

歐陽脩

慶曆四年秋子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
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侶居一歲中書七八至
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
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
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
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
旨其衣無故新而瀚濯總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陋而寔宇
洒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
而幸與賢士大夫游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
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
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
有條理吾觀吳興或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

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吾所交皆一時賢雋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
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
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
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知理多類此其生也迫吾之
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
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
於予之慙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
君二男一女以某年七月某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
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澗州之某縣某源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十者
曰然骨肉雖土兮寬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張晦之墓誌銘

宋 祁

嗚呼有宋文人張晦之之墓晦之名景江陵公安人羈外能言長嗜學充力未冠涉通藝文頗班班言當世務貧不治產徃從崇儀使解人擲開以文自名而薦寵士類一見歡甚悉出家書畀之由是屬辭益有法度開母曰今日在朝廷挈囊薦勞誰踰晦之者即厚遣使如京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巖成紀李庶幾號為蒙英晦之弊衣與游名稱籍籍美不容口真聖諒闇未即聽政責有司精覆計偕與者十一二晦之名在第四調主大名館陶簿年少氣銳未能以智自將坐公累為吏痛詆貶全州會赦還豪長者得罪并坐所知繼為房襄二州文學參軍晦之中廢不用大覃思古今今為莊範王霸二書常病淳圖氏怪迂誕荒塔廟日歲雖服儒衣冠者皆胡言膜拜共寵神之怒寘六經反為外典故因事見文為記傳數十篇而辨析之雖與世舛馳而自信不貽云康肅陳公堯

咨以西臺舍人為本府雅聞晦之為言於上復選楚州實德主簿最狀應條監司以聞改大理評事知泗州昭信縣淮島倉雜馮戾機巫晦之剪除傍祀且百所輸入材瓦以完吏舍急病職勞邑人宜之轉運使任其能移掌真州推茶務既又請通理州事可制已報會遣疾終官下年四十九實天禧二年三月十日噫世之言材而顯善而艾皆若可信如晦之終始報嚮獨大謬不然者邪晦之幼喪二親有終身之戚方其間關蓬累而竭誠盡物克襄事焉墓不用甃既窆下王實之曰千歲後無為孤兔宅不亦善乎荆人高之咸曰張氏有子矣事崇儀也崇儀欲以兄子妻之未歸而亡又委禽於唐氏生二女子皆有行一男早夭晦之即世夫入奉柩出如許昌將便時來南以歲之不易久而去室康定元年著作佐郎王儀太初始得襄恍擲以某月日附塋其先塋從昭穆之圖成君

志也三代之諱之行則激海胡旦及康肅公為先壙之誌若表在焉平生文章門人萬稱集為二十五通太初與晦之再世表重節義然諾且少相交善故哀狀巧文而畢此封樹焉銘曰

曠才章兮懿淳孝至顯仕兮難老裔弗予兮孰天道蹇皇皇兮晚獲仲發吾懷兮露瓊甬半道兮摧華輪倚廬空兮無家嗣從藁殞兮二紀憂榮榮兮何所止彼戚友兮義弗違奉輅極兮來歸穴虛附兮人所悲兄弟鮮兮立後神茫茫兮安究尚立言兮參不朽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君諱晦字獻可初孤自力為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從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宮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為殿中侍

御史彈劾無所避充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

嘗困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

禁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宦者梁懷吉梁全一竄逐之

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

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

召還薨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曰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

聽政內侍郎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

其徒間構兩宮造謠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書開陳

大義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譎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

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默未可視事獻可屢乞親萬

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

安侯會小早因請上親出禱兩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獻可復言

於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
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
巧為譎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
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
憑恃無礼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知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
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
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劾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上重
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劾告屢詔令就職獻
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即罪上不得
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 今上即位加集賢殿修
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為刑部郎中充監鐵副使上素聞其彊直擢

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
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
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材
棄級任已厭常為竒多變更 祖宗法專汲汲歛民財所愛信引
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
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
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
鄧州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疾奏乞閑官歸鄉
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
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
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孤嫠者室無餘資所以自
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

人安之屢為言職其奏章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迕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執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救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為之股慄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為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為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引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心無所為而為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故其歿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

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御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曰白庚金水三簿次曰由聖由禮由誠皆將作監主簿六女長適羅山令鞠丞之次蚤卒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二十日葬於伊闕縣神陰鄉中費里先塋之西獻可病丞為手書命光為理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暝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歿噫如光者為足以副獻可之所待耶顧義不得辭哭而為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為人臣為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葛源墓誌銘

王 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

所遷也貫曾大考遇大考也旺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大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歐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為變也此公之為司理參軍也州符從吉州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徃徃不能如狀

窮輒曰戊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水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訟之不得即使人徵捕得之與問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為謀私其子孫距州溪亦惡而歲祖幾千萬頃舟善敗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君亦耻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賂出之公使再劾者又受賂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斲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

不以為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跡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士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附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沂王安石也銘曰

士歎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斲不銘示後兮孰勤為率

蘇安世墓誌銘

王 安石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公直

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訟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大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奸諸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汹汹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繼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階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東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嘗為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大怨即謹

聚謀為變吏白開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止
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成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
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敗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
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
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患民使得自
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統
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鈞治使歸其主坊
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憲得其先武功人後
徙蜀蜀亡歸于京師令為開封人也曾大考進率府副率大考諱
繼賢立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起三十二年其卒年
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
求磨勘也君娶南陽葉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

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
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
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
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綴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圓其方不
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愠祗天之役日月
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許平墓誌銘

王 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
考也君既與兄無相交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
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太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
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師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

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置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直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環不仕璋直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者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技而起之莫擿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陳比部墓誌銘

王 安石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恕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 今上即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云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震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君無何睦州人主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

宋文鑑卷四十一
監慶州松明道元年恩改此部食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
徒知言州坐法免起為比部監泗州糧料院又坐法免起為虞部
監饒州錢監復得此部歸壽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
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 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
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効以卒事
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
困蹙負先臣餘教辱 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
其心媿耻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
弟以養唯男一入世昌去年為進士得嘉慶縣院解臣兄在中書
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為遠官去臣旁遠甚 陛下憐之幸聽臣分
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無自言
誰當為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

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歿世長前死女兩人皆
已嫁主簿將以其年月葬公某憂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為臨江
軍先君為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
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功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
進意自以為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樂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
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
其藁為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
其大槩而有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水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
為犧寧誰令然耶其偶然邪吾又嗟

王深甫墓誌銘

王

安石

吾交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已

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殺衆人耳目而取舍
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
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乃是所以為深父也令
深父而有以今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
也始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
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
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
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
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
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過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
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
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

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
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
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
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
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
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
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
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
深父死矣夫人魯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其女二人皆尚幼諸
弟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魯氏附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有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賤取莫吾知庸
亦莫吾悔神則尚交歸形此土

趙師旦墓誌銘

王

安石

懷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遷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叅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為温州樂清縣今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懼州江山縣治出已當於民心而更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懼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懼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說之不容口文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懷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為之少却是夜君顧夫入取州邱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為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

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幼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能著寢君即大軒比明而后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為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人老幼相携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為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叅軍師陔為大理寺丞簽書泰州錄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此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

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也無禍有功於時阮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大宋文鑑卷之一百四十一

大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二

墓誌

孔寧極墓誌銘

戚舜臣墓誌銘

錢純老墓誌銘

孫適墓誌銘

沈率府墓誌銘

孔寧極墓誌銘

王

安石

曾

鞏

曾

鞏

曾

鞏

曾

鞏

王

安石

先生諱取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負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

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鳴鑿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一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王者多

真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間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求

戚舜臣墓誌銘

魯 肇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

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以壞
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
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叙
焉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
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為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為正
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論事 太宗 真宗以賢能
為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交變聞祥符天禧之間學
士以論天書繼而郎中考亦舉賢良不就以為曹國翊善不合去
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北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名舜臣字
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
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交變能帥其家有先人法度聞自天祐
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

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
談者方多人之囂子檢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為能守其業
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
徒終而貧乃出監蕤丘稅又監濮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
茶湯治有惠愛民乞留從之後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皆歲
用萬杖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益院言蓋之利宜通商
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便轉運使不能以暴歛侵其民而民之養人
者得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其民相驚幾亂公斬
一人搤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自不言
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疏祠有太常號者祠至百
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為而公蓋
已病矣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

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
凡三十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
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為姬姓
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
臨轅侯者曰戚繆繆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為博士入陳卒者
曰戚衮衮稱吳郡益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
曰琮自長豐之戚孫徙居楚丘故今為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
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
其後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為聰明立聲威者雖荒謬
恃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騁而遇困蹙者獨不可稱
數余甚異焉天赴時趣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繫身
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

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目姬出臨轅益官耀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遠世恬幽
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岷恂恂南安得家規莊
容茲辭若導律盛哉徽名後宜聞刻銘方砥告幽室

錢純老墓誌銘

曾鞏

公錢氏也故為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
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
禁閣門祇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皆中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
祠部度祠封負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大充國子監直講編校
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為脩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
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公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官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軍器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閑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事披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更華施襄理具設張為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為校理屬英宗之初 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封以慈恕簡靜為林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為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為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為故人莫能親踈至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隕然迹與衆

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為可忌也公之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既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為蘇州人公諱澡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今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求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恭與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崑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君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為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
曰方聞揚聲天路迺校中書迺掌帝制迺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已
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
回公能不感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
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尚利後

孫適墓誌銘

曾 肇

黟縣之孫氏有起造七為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
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為永州
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其葬在其父左
將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肇其叙曰孫氏世家富春唐
有徒歛之黟縣者諱師睦始自別為黟縣之孫氏師睦生諱延緒
延緒生旦旦生諱遂良以子恩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

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臨川
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王曰州上虞薄去以父恩德永州父卒
萬里致喪疾不忍發事既葬携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卒於
池州太安鎮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為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兩方仆
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此君於學問好其
治亂得失之說不徇近卑於為文以古為歸不吝以浮雖素羸不
廢書雖進不怠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黟拔身艱故為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書百篇永
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
不就其後當後焉不有子君多兄弟

沈率府墓誌銘

曾 肇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自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

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林徙家於前塘故今為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恩即其家得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遷大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勳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宗旦者 今天子之姪潞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為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力以嚴斥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為大家而衣服飲食自與允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隣里歲飢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既老治其家事不肯辭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也慶其子孫不以逸日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前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其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暉曰晄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濤曰沂曰淑曰灌曰湜曰漸曰溼曾孫三人曰師揚曰師荀曰師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密天子曰嘻汝惟沈出子假汝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十家俾休其老以嫗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隕然順退媚于林丘不蘊于機不阻為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問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墓誌

程伯淳墓誌銘

邵古墓誌銘

范蜀公墓銘

程伯淳墓誌銘

韓維

陳繹

蘇軾

韓維

伯淳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為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遂以
為氏高祖贈太子少師韓羽有功 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
遷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強
記過絕人戶部侍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無進士中
第諷京兆鄆縣主簿南山有石佛像浮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
男女晝夜集會觀不肯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

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飲食爰舍無一不具時暑甚疫人病多死獨鄂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材之所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三二百數先生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坡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廩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此如是苗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大穰 仁宗升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旦知府事王贊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贊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

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為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為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為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偽無所容孤癯老疾者責親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劫民無聞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為民患先生度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纔十二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亮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鄰往往為仇先生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

御史裏行 神宗素聞先生名陞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
斯以顯用前後進設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先嘗言人主
常防未萌之欲 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鄉戒之時王荆公為宰
相多所指置先生每進見必為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不當
及公利又極陳治道 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
曰 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
與大計賣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與
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襄荆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目君以忠
信言既數不用象水外補 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議至十數
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
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請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鎮寧
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去不他投時中貴人程昉為外都水估勢

凌轢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王拒以法昉請於朝命以
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歸城門吏來報一府相視
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方
護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
京城可震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
公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為緩急爾
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以身扞之衆皆感激自効決口將
合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謂衆曰得彼木橫流入口吾事齊矣
語已木遂橫衆以謂志誠所致郊祀霽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
矣遂求監臨得西京落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叙年營遷秩特
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朝
廷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濱河姦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

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列其黨
與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姦
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遂絕畿縣民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
農輸率以時而稽故獲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
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如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
內獨止三請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飢先
先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鄰邑令遽自陳穀
且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
千石飢者以濟司農亦怒視貸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
言濟飢當以口而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已內
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諸邑供長競務華
繁以悅其竟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

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
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過盜叩頭願自新後數
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
目見之遂自縊官制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
頃徃徃持累世券契自明皆弗用詔改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
乃服先生猶不可指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
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
為言仕者當以仁原為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官感勤謝曰寧受責
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
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
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號器不肯去以親老求折資便養
得監汝州酒稅 今上詞位恩改承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

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以朝廷失賢者為恨父响太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三天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十得卒之歲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素究極以知其意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夫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秩溝貧無以家至穎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君弟頌正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儻石之儲而愉愉也子方守穎昌遂得從

先生游先生不以老耄索我周旋啓告所以為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

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為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

邵古墓銘

陳繹

河南邵堯天執親喪之三月泣為書以告其里人陳繹曰我先君以壽考終以士禮葬有日願鑿文以識其墓余與堯夫游知堯夫者從而知其先君亦隱君子也銘固不讓君諱古字天叟其姓姬出自召公別封燕世為燕人不絕祖諱令進善騎射歷事太祖皇帝以軍校尉老歸范陽戎難避居上谷又徙中山轉衡漳而家焉父諱德新讀書為儒者早卒君生衡漳纔十一歲而孤能事

母孝力貧且養長益好學必求義理之盡誅二十年而終母喪於
衛天聖中嘗登蘇門山顧謂其子雍曰若聞孫登之為人乎吾所
尚也遂卜隱居於山下異時堯失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小竹之
勝人情舒暇始得閑曠之地架屋竹間水流其門浩然其趣也因
自號伊川丈人忽一日得小疾速旬浹飲小不食謂其家曰吾今
七十九矣逢時太平而康而壽有子若孫貧且自如沒無恨矣雖
然身無有於物慎勿為浮屠事以薦吾死惟擇高煇地藏焉幸速
朽爾言絕而逝實治平元年正月朔日也君性簡衆獨喜文字學
用聲律韻類古今切正為之解曰正聲正字正音者合三十篇先
娶李氏生子雄即堯夫也再娶楊氏次子壘舉進士一女適盧氏
孫男三人皆幼嗚呼先生有道者歟有子而賢葬之祭之其可無
無銘銘曰

世范陽家伊川卒十月癸乙未神陰原原西南

范蜀公墓誌銘

蘇軾

順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
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
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
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
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子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
公間知其平生為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
立皇嗣 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
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
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
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

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為君實既沒非子誰當
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
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
祖諱遂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
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少文執節行為蜀守張詠
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
四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過鎡亦士可客者鎡以公對
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
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特故相宋
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相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嗚屋舉
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
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

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
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為東監直講用叅知政事王舉
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脩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
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為開封府推官擢起居捨
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 祖宗以來官
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
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
判戶部度之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
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莫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
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
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

至以紆國用從之時有教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
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
大臣被詔故違不執政之罪石全斌一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
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
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
諸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
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請議斌任子及間歲取士皆公
發之人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篤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
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
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許
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
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變妾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

言今陰陽不知財置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闔
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肆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
嗣嘉祐初得疾中忽危恐不知所為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
此者乎即上疏曰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
周王既薨 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 陛
下以 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
政事以繫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
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執急於此者乎
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
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
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
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

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禁大臣使
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
固辭不授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為
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
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之他
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 上面陳者三公泣 上亦泣曰朕知卿
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
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脩撰判流內銓脩起居注除
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 仁宗春秋益高每
因事及之冀以感動 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
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
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

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 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
林侍讀學士復為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
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
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
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先武帝則平帝為祖
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太宗之統也
今陛下既考 仁宗又考濮安懿上則其失非特漢光武之比矣
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
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飢
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
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 神宗即位遷禮
部侍郎召還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勾當三班院知通進

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勅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
勅其後刊去故職寔廢請復之使之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
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今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
於漢之盛時視穀責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
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侯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王百
步與五十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貨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
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
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 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
公曰預買亦弊法也若陛下躬節後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祭何
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
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今常分折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
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詞免

公再封還之 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
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
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為賢良
大仲對策極論親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
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
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
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
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
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
壅蔽之蔽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
詆之深入更以為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書自誤客至輒置
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

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振施其貧者青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義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即位附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復遷 僖祖而遷 順祖公上言 太宗起朱州得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遷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 僖祖正 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 仁宗朝首聞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 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

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為著作即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 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玉音公作律尺命合升斗豆區龠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次造樂獻之自以為媿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大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此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大常詔三省侍從

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
十二月癸卯享年八十一計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
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
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
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
哭之皆哀公清明垣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
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
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
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凡錄
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任徒步求之兩蜀間
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
之曰百常以公陰今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

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
經仁義口不道佛老中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
法比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貫舉門生滿
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脩唐書 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
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
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真後兄子
百禄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
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
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
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
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
中獄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

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時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外長杜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皆不仕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附公始以詩賦為名進士及為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秘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取名有為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

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為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為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七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說為天相君為君牧民道遠年祖卒拘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貧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而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文鏡秘府論

卷之三

三

